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欧洲的分与合

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

朱晓中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欧洲的分与合

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

朱晓中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的分与合：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 / 朱晓中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7

ISBN 978 - 7 - 5203 - 0224 - 1

I. ①欧… II. ①朱… III. ①欧洲—历史—研究
IV. ①K50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659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随着冷战局面的形成，欧洲大陆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在欧洲东部，在苏联领导下，东欧国家和苏联组成了以经互会和华约为支撑物的社会主义阵营（东方集团或苏联集团）。在西欧，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西欧国家组成的欧共体。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了长达 40 多年的全面对峙和竞争。为了全面同西方集团进行对抗，苏联要求东欧国家服从于苏联战略的需要和指挥，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不断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全面控制。

政治上，苏联控制了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苏南冲突之后，苏联要求东欧国家放弃所谓的人民民主道路，共产党和亲苏派纷纷在东欧国家上台执政，并对东欧国家所谓的“铁托分子”进行政治公审，在肉体上消灭所有“反苏分子”。苏联在东欧国家大力推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对所有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的行为进行无情镇压（1956 年匈牙利、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主义盛行一时。

经济上，东欧国家被要求建立苏联模式的经济体系。为显示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与强大，苏联与部分东欧国家组建了经互会，实现生产专业化和协作，致使部分东欧国家不切实际地放弃了本国的比较优势，遵循所谓的“国际分工”。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之后，由于苏联模式内在的矛盾，未能根据世界经济的变化和新趋势进行自我调整，苏联集团成员国的经济在与欧共体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竞赛中逐渐落伍。

军事上，为阻止德国加入北约，苏联于 1952 年提出缔结对德和约主张。1954 年 1 月在柏林 4 国外长会议上，与会者未能就建立欧洲

集体安全体系和签署欧洲集体安全条约等问题达成共识。1954年10月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订《巴黎协定》，决定终止对联邦德国的占领，吸收它加入北约组织，并允许其重新武装。在此情况下，苏联等8国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的会议，宣称鉴于联邦德国正在加入反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集团和重新军国主义化，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将在组织武装部队和建立联合司令部方面采取共同措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占领德国的四大国于1954年柏林外长会议上未能就德国欧洲集体安全和签署奥地利和平条约等问题达成协议，为了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抗衡，苏联同除南斯拉夫之外的其他东欧国家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旨在抗衡北约。

由此可见，在苏联集团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上受控制，在经济上被动地在东方集团内形成“国际分工”，在军事上没有真正的指挥权，因此，在冷战期间，东欧国家只能被视为“准主权国家”，它们在冷战期间的作用充其量是“配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新领导人入职克里姆林宫，开始“改革”并在国内外的若干重大政策方面奉行“新思维”。在国际关系方面，主张缓和东西方关系，共建欧洲大厦。在经济方面，1988年6月，经互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相互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1988年12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苏联决定在两年内裁军50万人，并从东欧国家撤出6个坦克师。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随后也相继宣布单方面裁军。1989年3月，华约与北约开始举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谈判。

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和苏联解体，致使欧洲形势乃至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无缘躬逢其盛，但这些变化对后世的影响对旁观者来说依然历历在目。

首先，东欧政局剧变、苏联集团解散（1991年），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志的两大集团的对立局面，打破了欧洲的雅尔塔体系。

其次，在东欧剧变过程中，美苏两国首脑在马尔他会晤（1989年12月2—3日），就欧洲的局势达成谅解：苏联重申对东欧的局势

不加干涉，而美国则表示无意从中获得多方面好处。这次会晤被认为是向世界宣布冷战的结束。

最后，两个德国重新统一（1990年10月3日），使得雅尔塔体系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德国的分裂——不复存在。统一后的德国划属北约，从而打破了华约和北约之间的均势。

1990年11月19日，欧安会第二次首脑会议正式开幕，这次会议标志着战后欧洲旧秩序的最终结束和新的和平进程的开始。11月21日，与会34国首脑签署了《新欧洲巴黎宪章》。同时，北约和华约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不再互为敌手，相互间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友好相处”，最后告别了雅尔塔体系。以此为发端，世界范围内两极对抗的格局逐渐消亡。

1991年6月，曾经维系东欧与苏联关系的两大支柱——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不复存在。苏联（俄罗斯）以文明的方式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撤出了它的驻军。同年7月1日，华约组织签署本条约停止生效的议定书，宣告整个组织最终解体。（中）东欧作为苏联（俄罗斯）卫星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冷战结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和战略格局，也极大地改变了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地缘政治性质。从主观方面来说，政局剧变使得中东欧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政治上，从中央集权制向议会民主制演变；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价值观上，认为欧洲是文明的实体，自己原本是这块土地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西欧有同源的基督教精神。受这种文化和价值观取向的制约，中东欧国家普遍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目标，希望通过加入欧洲和跨大西洋一体化的机构和进程来实现其同西欧的文化认同。

这种文化和价值观取向决定了中东欧国家对外政策必然要发生变化，即淡化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对外关系的重点从东方转向西方，在结束苏联（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结盟关系的同时，扩大和加强同西欧（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关系，众多中东欧国家先后表达了希望加入北约的强烈愿望。

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对中东欧地区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其目标是：努力在这一地区取得和平与稳定，建立民主、实现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并通过制度框架（北约和欧盟）使中东欧国家彻底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并最终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为此，北约和欧盟在多个场合表示欢迎中东欧国家加入西（欧）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同时，欧共体/欧盟特别规定了加入该组织的技术标准和一般标准。

结果，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转型与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互交织，并使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带有强烈的外部约束性。欧盟提出的入盟标准不仅明确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方向，而且自1998年以来其连续发布的候选国年度评估报告又成了督促中东欧国家不断改革并确定其转型速度的添加器。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北约和欧盟的扩大进程并肩而行，并相互加强。自1999年以来，北约已经实现了4次东扩，中东欧16国已有14个国家加入其中。与此同时，2004—2013年，欧盟也已经实现了3次东扩，中东欧16国中的11国已经成为欧盟新成员国。在柏林进程的推动下，西巴尔干国家也在为入盟而努力。如果欧盟的扩大进程持续不断，一个自由和完整的欧洲有可能成为世界现代史上最灿烂的一页。而且，这也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第一次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

1945年以来，欧洲历史展现出鲜明的分与合特征。在这个分与合的历史进程中，中东欧国家的历史角色也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脱离苏联集团之后，中东欧国家不再是被动、受约束和听从大国训令的小伙伴，而是成了拥有自主选择权的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随着转型的接近完成，经过二十多年的转型和发展，并日益融入欧洲一体化，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已经成长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政治上，中东欧国家，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在欧盟诸多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日渐鲜明，甚至与公开的欧盟官方立场相左。近年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领导人不断呼吁欧盟进行实质性改革，要求将决定成员国发展道路的“主权”从布鲁塞尔交还给欧盟成员国；在入盟后选择发展道路上，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剑走偏锋，尝试在欧盟框架内寻找适合本国发展的“民族道路”；在难民问

题上，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拒绝接受欧盟关于成员国的难民分配方案，坚称欧盟的这一政策不符合本国利益，将大批难民拒之国门之外；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不少中东欧国家在北约框架之外不断增强与美国的双边安全联系，成为跨大西洋关系中一道新的风景线。在经济上，随着转型不断深化，中东欧国家日益融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或欧洲经济圈之中，多数中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欧元区国家，正在成为欧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自近代以来，中东欧国家在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中第一次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欧洲的分与合不仅反映了康德以降欧洲历史的演化、冷战的生成与消弭、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化与扩大的影像，欧洲的分与合也与民族国家理论、转型与发展理论，以及欧洲一体化理论有涉，而且，在今天欧洲的发展进程中，上述理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理论边际亦得以延展，迫切需要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检视这些理论，正确认识其理论功效。

既然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各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有必要重新检视和正确看待中东欧国家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必须突破既有的忽视（中）东欧国家在欧洲现代历史发展中应有地位的历史观，利用新公布的相关档案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重新检视（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分与合演化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政局剧变之后中东欧国家通过“回归”（加入）欧洲而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参与。本书虽以历史和国际关系为基础，但力图避免局限于单纯的历史或国际关系，而是尝试呈现（中）东欧国家在欧洲整合进程中从“准民族国家”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再到“欧洲（欧盟）国家”，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的转变过程，给（中）东欧国家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应有的评价。

因此，在研究中，我们首次突破欧洲研究中的西欧中心论传统方法，立足中东欧，从欧洲分与合的角度考察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或许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欧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以往的中东欧研究大多为国别、案例研究，欠缺系统性、理论性，甚至科学性。本书尝试在地区研究框架下整合多学科资源，在欧

洲一体化、民族国家和转型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欧洲的分与合。同时，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推动上述理论的发展。

在学术上，（中）东欧研究长期属于斯拉夫研究范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中东欧问题又与一般的欧洲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共性，使得传统上属于斯拉夫研究范畴的东欧研究需与欧洲研究相结合，扩大中东欧研究的基础和视野，增添新的研究范式。

在实践上，研究（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分与合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清中东欧国家在欧洲联盟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为恰当地处理同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多边和双边关系，为构建新时期的中欧关系，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建设性良策。

本书是一部集体著作，各章的执笔分别是：王一诺（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朱晓中（第二章、第六章、第十章）、高歌（第五章）、左娅（第七章、第八章）、姜琍（第八章、第十二章）、徐刚（第九章）、鲍宏铮（第十一章）。

如同任何一个作品一样，虽然作者尽可能地朝既定目标前行，但行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羁绊。本书是研究中东欧问题的一个新的尝试，作者力图尽可能多地反映研究对象的客观现实，并给出尽可能接近事实的分析和评估。虽然本书所述内容反映了作者迄今为止的认识水平，但未必反映了我们所要讨论的全部内涵，很可能存在作者尚未认识到的若干问题。因此，我们期待读者的发现、指正和争鸣，以便我们不断矫正前进的方向，推动我们在中东欧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是为序。

朱晓中

2017年3月于海淀区万柳公寓

目 录

第一编 欧洲分裂时期的(中)东欧

第一章 苏东集团的形成:另一个欧洲的出现	(3)
第一节 苏联采取“阵营对抗战略”的缘起与发展	(4)
第二节 (中)东欧的安全带作用与苏联的全面控制	(10)
第三节 (中)东欧国家的建构与回应	(16)
第二章 东欧与欧共体的关系	(26)
第一节 1945—1990 年的东西欧经济关系	(26)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东欧国家与联邦德国的关系	(35)
第三章 (中)东欧与苏联的关系	(43)
第一节 经济改革探索视野中东欧与苏联的关系	(43)
第二节 能源外交视野中东欧与苏联的关系	(51)
第三节 思想文化体制视野中东欧与苏联的关系	(58)
第四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中)东欧的政策及其后果 (1985—1989 年)	(66)
第一节 政策演变概述	(66)
第二节 政策演变的原因	(73)
第三节 政策演变带来的后果	(77)

第二编 中东欧“回归欧洲”

第五章 中东欧国家因何“回归欧洲”	(91)
第一节 “回归欧洲”的历史基础	(92)
第二节 “回归欧洲”的现实需要	(110)
第六章 加入欧盟的标准与中欧国家转型	(128)
第一节 哥本哈根入盟标准	(128)
第二节 哥本哈根入盟标准指导下的转型	(131)
第三节 哥本哈根经济标准与中东欧国家转型	(144)
第七章 加入欧盟的标准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准备	(157)
第一节 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标准	(157)
第二节 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准备	(167)
第三节 西巴尔干国家间关系的改善	(183)
第四节 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	(187)
第八章 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中东欧国家的地区合作	(195)
第一节 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中欧地区合作	(195)
第二节 巴尔干地区合作进程	(209)
第九章 中东欧国家对欧盟扩大的看法	(226)
第一节 民众对加入欧盟的观点	(226)
第二节 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讨论	(233)
第三节 政治家对扩大进程的看法	(243)
第四节 巴尔干国家的欧洲化认知与差异	(246)

第三编 中东欧国家入盟与欧洲一体化的新阶段

第十章 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变化	(255)
第一节 需要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255)

第二节	需要跨越政治发展的困境	(262)
第三节	需要应对新的安全困境	(267)
第四节	需要保护在欧洲的利益	(273)
第十一章	中东欧国家入盟与欧盟制度改革	(282)
第一节	东扩前的欧盟	(282)
第二节	欧盟东扩与欧盟改革	(289)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运作机制	(294)
第十二章	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欧盟内部的利益分歧及其 影响	(303)
第一节	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利益诉求及其对欧盟的 影响力	(303)
第二节	欧盟东扩后折射欧盟内部利益分歧的事件及其 影响	(312)
参考文献		(326)

第 一 编

欧洲分裂时期的(中)东欧

“中东欧”是欧洲的中部和东部的简称，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会处，面积约占欧洲的2/3，人口约是欧洲人口的1/2。“有些人将这片土地叫作东欧；有些管它叫中欧；还有一些人按照更严格的地域划分，将其称为中东欧。但这些称呼无一例外地指代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存在于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多个国家的家园。”^①现在，学界经常出现并使用的“中东欧”概念，基本上是对纯地理意义概念的复原。但从地理位置上看，尽管德国、奥地利和希腊在地理上属于中欧，但因其较早融入了西欧组织，人们习惯上将其归入西欧。而“东欧”概念，则带有更多的地缘政治色彩，在冷战时期几乎成了苏联集团的同义词。同时，这也使中欧的概念逐渐被人淡忘。冷战结束后，人们（包括中东欧国家的民众）日益接受客观地理含义上的“中东欧”概念。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概念是将冷战时期这一地区称为“东欧”，冷战后则采用统称的“中东欧”概念。本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的东欧，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称东德或民主德国）八个国家。

^① [美] 耶鲁·瑞奇蒙德：《解读东欧人》，徐冰、于晓言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一章 苏东集团的形成：另一个欧洲的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国际秩序的安排与此前有所不同，其“缔造和平”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大国权力与意志上，而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制行为。首先，美国的凯南电报（1946年2月22日）与苏联的诺维科夫报告（1946年9月27日）为美苏两国日后的外交政策奠定了互不妥协的基调^①；其次，斯大林演说（1946年2月9日）、丘吉尔“铁幕”演说（1946年3月5日）、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12日）又强化了苏联与西方国家间的不安全感，为其互为攻讦的敌视行为增添了不确定性，乃至火药味。^②再到美国的“马歇尔计划”（1947年7月）与苏联的“莫洛托夫计划”（1947年7月）的提出^③，美苏双方更是在经济领域展开了互为遏制与对抗的

① 凯南报告，源于时任驻苏联代办的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于1946年2月22日向美国国务院所发的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报。该电报对苏联内部形势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诺维科夫报告，是指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于1946年9月27日为参加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所做的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该报告断定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霸权特征。

② 斯大林演说，是斯大林于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的竞选演说。该演说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性质，并高度赞扬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战争考验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对此大体有三种不同解读：一是将其视为苏联“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二是看作苏联发起的“冷战的信号”，三是这仅是苏联对世界格局所做的一种判断。丘吉尔“铁幕”演说，是指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题为“和平砥柱”的反共演说。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哈瑞·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12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其中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这被看作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结束与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

③ 马歇尔计划，以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命名，又称“欧洲复兴计划”，是1947年美国对二战后被战争破坏的欧洲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旨在“扶植西欧、拉拢东欧”。莫洛托夫计划，是1947年苏联为抵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而与东欧国家签订的加强经济联系、援助东欧发展的一系列贸易协定。

政策。而以美国为首的军事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4月4日)的建立则标志着美国控制欧洲、遏制苏联、称霸世界战略的具体实施与全面展开。由此,欧洲迅速地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而东欧国家的命运也再次被操控在大国手中。随着苏联军队的入境驻扎,东欧国家均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更确切地说,东欧国家已被深深地嵌入苏联影响的轨道里。由于苏联与东欧国家在地缘、制度、意识形态上的一体化,苏联与东欧国家也由此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捆绑式同盟关系,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欧洲分裂出现了,一个呈现出政治对峙、经济分割、军事竞赛、意识形态迥异、文化冷战特征的新的国际秩序出现了。冷战时代的到来实则意味着另一个欧洲的出现。

第一节 苏联采取“阵营对抗战略”的缘起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阵营对抗战略”^①的缘起与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与三种状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初建时期的防御状态;1953年至1964年为赫鲁晓夫巩固时期的局部进攻状态;1964年至1985年为勃列日涅夫发展时期的全面进攻状态。这三个时期与三种状态和战后东欧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造成其至今难以抚平的历史伤痛,同时也构成了美苏两极对抗中的重要一极,集中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框架。

一 斯大林初建时期的防御状态(1945—195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1943年,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苏联成立了三个负责制定苏联外交目标的委员会,并形成了名为“迈斯基备忘录”(迈斯基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

^① 关于“阵营对抗战略”概念的起源、内涵和组织形式等,可参见郑羽的《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调整概论》(《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1期)和《阵营对抗: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2期)两篇文章。

米柯报告”（葛罗米柯时任苏联驻美大使）和“李维诺夫委员会报告”（李维诺夫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三份重要文件。^①这充分体现了苏联对战后欧洲及更大范围的安排设计和保障自身战略利益的外交构想，并对可能出现的英美强国的反应与存在的困难做出了预测。但事后证明，这三份文件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就是极大地低估了美国对战后欧洲的战略目标与领导能力。对于美国将领导欧洲并实施干涉主义的霸权政策不仅严重预见不足，而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察觉，这导致文件中弥漫着与美国合作的乐观气氛——只看到友好合作的一面，而没有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所带来的不可调和的一面，特别是苏联对美国是其谋求自身利益的首要牵制因素的认识相当模糊。

然而，对于东欧国家的战后安排，苏联的立场从来都是清晰而坚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未结束时，东欧国家的命运就已“被决定”。就是说，东欧国家在与自己命运相关的重大抉择问题上往往没有参与权与发言权，常常被动地接受大国对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与安排：在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就已将战后如何处置德国和波兰问题的账单开列出来了；1944年10月9—26日，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以一纸“百分比协定”就将巴尔干地区的归属问题解决了（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国家10%；希腊：英美90%，俄国10%；南斯拉夫、匈牙利：各占一半；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国家25%）。事后丘吉尔回忆说：“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②在1945年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就战后东欧国家归于苏联势力范围达成共识。这也印证了斯大林在1945

① 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苏联在1943年下半年相继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即“和约与战后重建问题委员会”（又称“李维诺夫委员会”）、“停战问题委员会”（又称“伏罗希洛夫委员会”）和“赔偿由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给苏联造成损失的委员会”（又称“迈斯基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其中，“迈斯基备忘录”“葛罗米柯报告”以及“李维诺夫委员会报告”等文件构成了苏联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

② [英]温斯顿·S.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下册，康文凯、宋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